



布利喬夫

焦菊隱譯

高爾基原著



國光出版社刊行

國光出版

夫喬利布

世界文學名著
版權所必
有究

十六年來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

文獻出版社
總經售

發行
人
國光出版社

問
譯
者

原作
者

蘇聯·高爾基
菊·隱
藍星
國光出版社
國光印刷廠
文獻出版社
桂林府前街十四號
元

第一...

莫拉維夫

耶森夫。計數太夫

太面亞

人物：

埃戈爾·布利喬夫

舒拉

克森妮亞

瓦爾娃拉

茲文左夫

玫拉妮亞

提阿亭

巴式金

一個富商

他的私生女

他的妻

他和克森妮亞所生之女

瓦爾娃拉的丈夫

克森妮亞的姊妹

茲文左夫的妻弟

布利喬夫的經理人

✓ 道斯提加埃夫 (道司提卡也夫)

..... 卑布利喬夫敵對的商人

✓ 伊麗沙維塔 (蘇聯的薩維塔)

..... 道斯提加埃夫之妻

✓ 安托妮亞

..... 道斯提加埃夫前妻所生子女

✓ 阿萊克塞

✓ 巴夫林 (伊夫林)

..... 神父

✓ 加夫利拉

..... 吹喇叭者

✓ 索爾布娜

..... 女巫

✓ 波羅波太

..... 受傷者

✓ 哥拉菲拉 (雅拉菲拉)

..... 女僕

✓ 太西亞

..... 玖拉妮亞的女道徒

✓ 耶考夫·拉波太夫

..... 布利喬夫的教子

✓ 莫克魯索夫

..... 警察

✓ 托那特
醫生

(多仙特)

戲劇的故事發生於三月革命前夕的一樞俄國內地小城裏。

獵工

西尾田村考略(附)川口村史

744

(44) (54)

1

第一幕

策

一

幕

克森妮亞：也該是你起來的時候了。快十一點了，你知道麼？

舒拉：大清早晨，別一睜眼就開課教訓到晚。哥拉菲拉，煮點咖啡。報紙呢？

哥拉菲拉：我已經給茲文左夫太太拿到樓上去了。

舒拉：給我取下來。家裏只有這一份報紙，瓦爾娃拉爲什麼總把它抓去呢？（她走到右前一張小桌上的電話機前）他們茲文左夫一家子，把我們這地方看成好像他們自己的了，現在這種行爲該是停止的時候了。父親在家麼？

克森妮亞：他去看那些受傷的人們去了。

舒拉：（打電話）喂！請接一七六三號。

克森妮亞：我真不知道家裏個個都叫什麼給迷糊住了。

舒拉：喂！安托妮亞在麼？啊，喂，安托妮亞麼，我沒有聽出來就是你。出去滑

雪怎麼樣？滑雪對你有好處的。比悶在屋子裏強得多。那麼，好吧。再見！

（掛上耳機）安托妮亞到哪裡都穿着寡婦孝服，我真不知道她這個孝還要掛

到幾時。

克森妮亞：別人看事情都比你看得嚴重。

舒拉：可是死的不過是她的未婚夫。她還沒有嫁給他哪，就是已經嫁了，也不必呀。

克森妮亞：舒拉！說這種話你自己該不該覺得羞恥！……（哥拉菲拉端咖啡上）

哥拉菲拉：茲文左夫太太說，報紙她自己帶下來。（下）

克森妮亞：你這麼大的年紀，事情懂得太多了。我從前像你這年歲的時候，就不這樣自豪於顯露自己如何懂得世事。

舒拉：你像我這麼大的時候，外邊並沒有戰爭，不然的話，我敢打賭，你連安托妮亞都不如。

克森妮亞：你竟敢胡說！

瓦爾娃拉：（正從樓梯下來）怎麼啦？舒拉，十一點了，你還沒有梳洗好。

舒拉：又開了第二課教訓。

瓦爾娃拉：你不但欺負父親的寬厚，而且還趁着他有病，就在家里像個饑丫頭似的，隨處逛蕩着。

舒拉：你這種話還說得有完沒有？

克森妮亞：她還會把她父親的病放在心上？

瓦爾娃拉：我要把你的整個行爲都告訴父親。

舒拉：好哇。就決定這樣辦好了。現在我可以安安靜靜吃口咖啡了吧？

瓦爾娃拉：你這個紅毛小糊塗虫。……（哥拉菲拉上）

舒拉：（取笑地）在底下人面前，你實在可得壓着點脾氣啊。

瓦爾娃拉：媽，我告訴你的話，你對廚子說了麼？今天早點又像往常一樣，照舊

是半冷的。

克森妮亞：我知道，他心亂了。今天早晨他接到一封信，說他的一個兒子被殺了。

瓦爾娃拉：那他該做事不合理嗎？這也不成爲理由啊。家里的事，若是你支配

不動，我就自己去跟他講。（下）

克森妮亞：瓦爾娃拉！（追下）

舒拉：等到她自己那寶貝兒子安得烈沙出了什麼毛病，我倒要看看她自己做事還

合不合理！

哥拉菲拉：你不要捉弄她們，舒拉小姐，千萬不可以的。（她把咖啡壺杯端下）

（舒拉閉上眼睛，由着身子往後一倒，就坐在椅子上。茲文左夫，穿着軟拖鞋走下樓梯來，輕輕地偷走到舒拉身後，兩手把她一抱。）

茲文左夫：你在這裏夢想什麼啦，紅毛小狐狸。

舒拉：（一動也不動）走開！

茲文左夫：別假裝不喜歡這一套。其實你心里是喜歡的，對不對？

舒拉：我不喜歡。躲開我。你實在一點也看不上我。

茲文左夫：可是你倒願意我看上了你，難道不是嗎？

舒拉：如果教瓦爾娃拉知道了……（瓦爾娃拉由廚房回來）

茲文左夫：（走開）是的……你應該把整個精力都放在上邊。如果你學……

瓦爾娃拉：她寧願穿着梳裝外衣整天閒蕩，或者跟安托妮亞去浪費光陰呢。

舒拉：我能不能不用你的干涉來浪費光陰呢？

瓦爾娃拉：我說的全是爲你自己好。我想你總該看得出，有一天你終要自謀生活的吧？

舒拉：你照顧你自己的事情好啦，別管我好不好？

茲文左夫：我剛才……啊，我們……剛才，也正談到她的將來，親愛的。她想……

……這個，想要……學音樂。

舒拉：（一直走出）我並沒有想要學音樂。

瓦爾娃拉：你說什麼，她想學音樂？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茲文左夫：我們剛才談到，她……我想，這個……大概我懂錯了她的意思了。這連我都沒有想得到，你不是？不過，你待她太厲害了，親愛的。

瓦爾娃拉：倒是誰也不能指責你對她厲害。

茲文左夫：可是，親愛的，不要亂講。你的意思不是指……

瓦爾娃拉：我的意思什麼都不指。你為什麼下樓來？

茲文左夫：我下來看看那些獵工，我聽說他們正追着一頭熊。

瓦爾娃拉：可是獵工托那特在廚房里呢。

茲文左夫：是呀。我剛才正是要往廚房去，不過經過此地，偶然停了一下，為看

看報紙。

瓦爾娃拉：你不是說你跟舒拉在談到音樂嗎？

茲文左夫：我拒絕人家這樣盤問我。你用這個態度跟我說話，簡直把我看成小學生了。（外邊有聲音。埃戈爾·布利喬夫，用胳膊按扶在舒拉身上，進來，

巴夫林跟在後邊。）早晨，埃戈爾。我正在這里跟瓦爾娃拉談那些獵工，她剛告訴我，說托那特在廚房等着你呢。

瓦爾娃拉：這種話我一句也沒有對你講過。（她自右邊下）

茲文左夫：真的，我記得有人告訴我，說托那特正在廚房等着你。我去告訴他說你在此地。（下）

布利喬夫：（坐在一張圈椅上，一手摟着舒拉的腰。她撫拍着他的頭髮）神父，坐下。（巴夫林坐）你要見我有什麼事？今天早晨我心里煩得很；你看那麼些人都被殺了。真可怕！這些有什麼用？好像我們自己的困難還不夠似的。我們不該擾進這次戰爭裏邊去。

巴夫林：這是逼到我們頭上來的，我們應當保衛沙皇，應當保衛國家的尊榮。

布利喬夫：我們國家的尊榮？我們該當想到上次和日本人作戰時的國家尊榮。那時候的國家尊榮和現在賸得沒有多少了。

巴夫林：你應當往事情的光明面上看。有許多人，現在的戰爭對他們反等於財富和繁榮呢。

布利喬夫：一切戰爭都一樣。一部份人在打，一部份人在搶。成千的殺死了，成萬的傷得比死了還慘，你還說我們應當往事情的光明面上看。

巴夫林：這都是操之於比我們力量更大的權力之手的，埃戈爾。

布利喬夫：喂，你可知道，舒拉不喜歡你的說教的，（對舒拉）我想你要去滑雪了吧？

舒拉：我本來想去，可是安托妮亞不肯來。

布利喬夫：你出去。到外邊透點空氣去。（舒拉跑出去）

巴夫林：她長得一天比一天像個婦人了。

布利喬夫：她生成一副好身材，柔得像楊柳。人可不美，她母親也並不美。聰明得像個魔鬼，又好動，只是不美。